

厅干出书宣传性文化引发争议

他现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曾遭老母狠骂

作为学者,他撰著科普读物,不料被称之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出书教人做爱”,惹得他被80多岁的老母亲狠骂。作为官员,他倡导举办性文化节,讽之者视其“有失官仪”——身为正厅级官员,他时有诸如“两腿之间无小事”之类的惊人之语,并有给省领导送安全套的“雷人”之举,更有给广东丹霞山风景区的阳元石戴上巨大安全套的“不靠谱”倡议。

赞之者认为他称职务实、开拓创新,是时下中国官场最稀缺的官员。

虽身处风口浪尖,却宠辱不惊,亦淡定从容。这就是张枫,现任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公众眼中的“个性官员”。



张枫在香港性文化节上



张枫

1 性学讲座开上“大雅之堂”

张枫祖籍江苏,生于广东,是典型的南下干部后代。初中毕业后做过知青,当过兵,干过工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养成了他爽朗风趣的性格,坦荡包容的胸襟。

在部队,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在工厂,张枫26岁被民选为车间主任,30岁时本是厂长的热门人选,却主动放弃,原因是“感觉到文化知识水平更重要”而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

一年后,张枫如愿以偿地考入云南省委党校。

毕业后,张枫遵循父母的意愿回到广州工作,却“阴差阳错”地进了“让男同志说起工作单位就脸红”的省计生委。由于笔耕不辍,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领导的注意,不久便被任命为《南方人口》杂志副总编、《广东人口报》社长,又兼任全国第一家性科普刊物《人之初》的主编。3年间,杂志发行量从40多万份激增至98万份,名扬全国。他本人也因表现出色平步青云,直到掌舵全省的人口计生工作。

“我最自豪的就是,从事人口计生工作和性教育工作20年来,广东少生了3000万人,为广东的发展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面对记者,张枫如此评价自己的本职工作。

讲课是张枫的副业之一。作为中山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行政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张枫多次前往这些学府举办讲座。“我很愿意

和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交流这个话题,因为他们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他甚至主动交代自己八九岁当兵时因梦遗在被单上“画地图”、规劝初中生不要当街拥吻被骂“神经病”等“糗事”。

高校不是张枫唯一的课堂,大学生也不是他唯一的听众。广东一位省领导说,张枫是“广东最大学校的校长”,因为遍布市、县、镇、村的婚育学校正是他所在的人口计生部门面向群众宣传婚育知识及开展性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正是在他的力推之下,大型性学报告会第一个走进省政府礼堂、广东科学馆、广州军区礼堂等“大雅之堂”。“那些听讲的干部开始还正襟危坐,后来都拿笔做记录。”1991年以来,张枫先后在广东省内外讲学近400场次。

之所以如此执著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性教育、性文化,张枫认为,家庭教育方面,父母极力避免对孩子谈性,怕谈性会误导孩子们早恋甚至过早地性接触;学校教育方面,90%的中小学教师因为“怕被误会”,不愿主动传授学生性知识;而一些成年人,如农村妇女也不注意自我保护,60%患有妇科病。他也呼吁媒体不要过度地关注名人绯闻、“艾滋女”等新闻,而是要负责任地引导大家的趣味。“我去香港演讲一个半小时,当地新闻媒体对核心内容没怎么提,标题出来是内地专家教怎么造人、性高潮受孕孩子最聪明。”

2 首个“推广对象”是他妻子

现在虽被誉为“广东性学第一人”,又时常出书教人“性养生”,但他面对第一个“推广对象”时也曾吃力费劲。这个“推广对象”就是他的妻子。

“我老婆比较保守。”张枫笑言,1997年,我出第一本性学专著《夫妻性百问》时,就给她看过,她居然把书稿藏了起来不给我发表,理由是不该写这种书,她怕同事笑话。我给她做思想工作说,这本书用途很大!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从5个方面为她论述“两腿之间无小事”的道理:第一,可以教人避孕,就是“少生”,这是计生国策!第二,可以教人如何“优生”,提高中华民族的出生人口素

质;第三,可以防病,关系到中国人口安全;第四,可以促进夫妻生活和谐,家庭和睦,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第五,关注青少年早恋、早孕,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最后,老婆被我说服了,终于把书稿拿出来。

“在没有从事计生工作之前,我骨子里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但现在观念改变了。既然回避不了它,那就面对它。”张枫说,将性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让大家树立正确的性观念,社会就会非常正常、自然地对待性,就如对待其他事物一样。

3 惊世骇俗“性文化节”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性学的重要发源地。像上世纪初期的“性学第一人”、最早倡导计划生育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就是广东饶平人。

虽然具备“性文化”传播的土壤,但历史终究不能替代现实。

找到一个载体,实现“让全社会都能科学严肃地认识性、大大方方地谈论性”,这看似普通的心愿,却曾是张枫多年难圆的梦。

直至举办性文化节,才终于使他的理想照进现实。

经过精心筹划,2003年,第一届广东省性文化节开幕。

开幕日选得颇为讨巧——在当年世界艾滋病日前一天,主题是“引导公众警惕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提倡性道德”。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张枫事先已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有所预计,但影响之大依然出乎他的意料。

一言蔽之,称得上“惊世骇俗、轰动全国”。

原以为能来两三万人就不错了,没想到一下子来了十几万人;原以为“新闻不出广东”,没想到在全国引发热议;原以为舆论会一边倒地对其进行批判,没想到拍手叫好、支持撑腰者也不乏其众。

第一届,性文化节主题是引导公众警惕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提倡性道德。

第二届,性学专家潘绥铭为500多位政府公务员开讲“性教育”课,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惯例:让顶尖专家为公众进行性科普教育。不少听众如同小学生一样,掏出笔记本一字一句记录。而在这一届性文化节首次大规模亮相的古代性文化展上,新嫁娘的“压箱底”、古代文物隐藏的性崇拜,均让人们大开眼界,感叹“原来古人在性教育方面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五届,性文化节“初会”中学校园,让性学专家与初一年级学生、家长们互动,两代人同受“性教育”。

……

4 性文化启蒙者“枫哥”

张枫最近一次陷入舆论漩涡,则是出版以他为卡通人物原型、第一人称幽默指点各类性知识的《枫哥说性》系列丛书,被媒体形容为“计生委主任出书教人做爱”,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媒体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评价他“以通俗亲民的风格与读者一起认识性、欣赏性、评论性”,也有人认为他是“不务正业”,以“计生委主任”的身份为噱头推销书。

毁誉傍身,不易其志。身处风口浪尖,张枫回应:“普及性知识、传播性文明也是人口计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就是干这行的,怎么能说不务正业呢?”

其实,这并非张枫第一次著书谈性。

早在1997年,他编著的《夫妻性百问》出版后畅销一时,不仅以30多万册的销量使得“洛阳纸贵”,先后6次再版更是次次脱销。

1998年,该书获得第二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还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纳入推荐书目。自此,张枫一发不可收拾,又陆续出版了《与青少年朋友说性》、《与新婚夫妇朋友说性》、《性文化建设概论》、《2009广东性学报告》等等,多角度多层次探讨性文化理论和性文化建设。

由于笔耕不辍以及在专业领域内的贡献,他于1999年被中宣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2006年荣获中国人口领域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对此评价:这是中国官员罕见地在性问题上表现出如此坦率。

据《中华儿女》